

贝尔曼 与 黑衣人

〔英〕戴安娜·赛特菲尔德 著
DIANE SETTERFIELD
马丹 译



贝尔曼与黑衣人

〔英〕戴安娜·赛特菲尔德 著

DIANE SETTERFIELD

马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008

BELLMAN AND BLACK: A GHOST STORY

By **DIANE SETTERFIELD**

Copyright © **DIANE SETTERFIELD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尔曼与黑衣人 / (英) 戴安娜·赛特菲尔德著;
马丹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104-4

I. ①贝… II. ①戴…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947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汤 淼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04-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有人说，人在临终之时能看见自己的一生如光影般闪过。若果真如此，威廉·贝尔曼大概是看到了这辈子都算不完的账目、签不完的合同和做不完的生意。但这是刻薄的想法。事实上，当他踏上那条不归路的时候，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不可避免地绕上那条道的时候，他却看到一些已经到达那神秘之所的人在向他挥手。他的妻子、三个孩子、叔父、堂兄，还有几个童年的伙伴，这些先他而去的亲友都浮现出来，让他趁着弥留人世的时刻做最后的怀念。他挖开了自己深埋四十年的记忆，却发现一只风鸦躺在那里。

是的，一只风鸦。

记忆定格在威尔*·贝尔曼十岁零四天的时候。过生日的兴奋劲儿还没有完全消退，他和几个伙伴一起去河边和树林之间的田野玩耍。风鸦“呼呼”地挥动翅膀，不断冲向地面。借着俯冲的力量，它们狠命地以喙磕地、啄食蛆虫。伙伴里有查尔斯·贝尔曼，他是威廉的堂兄，也是贝尔曼家族工厂未来的继承人。虽说他们两人的父亲是兄弟，但事情远比这层表面的关系来得复杂。弗雷德是面包师和奶牛场姑娘的长子，都说他是惠汀福养得最好的孩子，一看就知道是在面包堆上躺着、牛奶桶里泡着长大的。牙齿白净、体格强健的弗雷德经常叨叨他家的面包坊，那可是他的产业。卢克的父亲是铁匠，他的前头还有好几位哥哥，根本轮不到他来继承家业。他满脑袋像铜丝一样亮的头发，只要是干净的，隔上一英里都能看见。他不喜欢上学，觉得上学没意思。要想挨打的话，待在家里也行，干吗非得去学校呢？他也不喜欢回家，除非太饿了，万不得已

* 威尔是对威廉的昵称。——编者注

才回家吃饭。他一般会到处要点吃的糊弄糊弄，要不到吃的就去偷摘几个果子，再不然就顺点杂七杂八的东西应付。男孩嘛，总归不能亏待了嘴。威廉的母亲经常给他点面包奶酪之类的，还给过一整只鸡，令他感激不已。

几个男孩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但在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就是年龄。他们在同年同月出生，这件事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拽到一起。等八月份不知不觉地溜走时，他们每天都会到这里的田野和树林里来，不仅仅是为了好玩，还有些比试的项目。

他们跑步、爬树，玩打仗的游戏和掰手腕。他们越跑越快，越爬越高。随着眼界的开阔，胆量也大了起来。他们不停地跟同伴较劲，又总是接受同伴的挑战，做出越来越大胆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小擦伤根本不算什么，身上出现淤青就等于戴上勋章，结了伤疤更像是收获战利品。每一天、每一秒，男孩们都在与世界和同伴的比试中成长。

在他十岁零四天大的时候，威尔对世界和他自己都感到满意。他知道自己还要很久才能长大，但他也不再是个小男孩了。整个夏天，他都被屋后传来的风鸦聒噪声早早地吵醒，醒来发觉自己浑身是劲。厨房和花园已经玩不开了，河边、田野和树林成了他的新领地。就连天上，他也不放过。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但他知道学起来会很容易，跟那些学过的一样。等真正学起来的时候，他每天都能享受到一种新鲜而令人愉悦的成就感。

“我打赌我能射中那只鸟。”威尔指着一棵遥不可及的橡树，一根遥不可及的橡树枝。橡树的周围还有别的橡树，威尔家的小房子正掩映在树篱中。

“你不能吧！”卢克不相信。他立马呼唤其他伙伴，接着爬上一个斜坡，指着远处说：“威尔说他能射中那只鸟！”

“不可能！”其他伙伴齐声大呼，但他们也急匆匆地跑过来看个究竟。

一只风鸦或者普通的乌鸦远远地栖在一根树枝上，远得足有半块田野的距离。

威尔从腰带上卸下他的弹弓，郑重其事地搜索起子弹来。为弹弓寻找最佳的子弹是一项颇具神秘色彩的活动。若谁能慧眼识珠，那必定是大大的荣耀。于是几个男孩不厌其烦地比较各个子弹的尺寸、平滑度、纹理，还有颜色。大理石子弹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然而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只怕万一找不回来呢。威尔的直觉告诉他，只要是圆乎乎、滑溜溜的石头都行，但他知道保持神秘意味着什么，其他男孩也知道，所以他要把样子做足了。

与此同时，威尔的弹弓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在寻觅子弹的时候把弹弓交由堂兄查尔斯保管。查尔斯一开始只是随便帮帮忙，后来竟发现这件武器有不寻常的平衡美，便仔细研究起来。弹弓的两股分叉和手柄形成了一个完美的Y形，简直不像是天然形成的。就算搜遍了整座林子，也不一定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威尔确实眼光独到。

弗雷德也凑近来看。他眉头紧皱，嘴角下拉，仿佛在查看一桶糟糕的黄油。

“这不是榛树做的。”

威尔没有抬头。“榛树削起来容易，但不是非用它不可。”他磨快了自己的小刀，爬上树，开始小心翼翼地锯一段他刚才看中的树杈。这棵接骨木树龄正当好，结实而又不失弹性。

弹弓的索带看起来很眼熟，这是威尔旧弹弓上的，是他从一只破鞋的鞋舌上剪下来的。索带的皮块上有用锋利的刀刃割出的一条一条整齐的细缝，因而能伸缩自如地包住一粒小小的子弹。然而，有一样是这架弹弓独一无二的。就在系索带的位置上，威尔刻出了两道浅浅的一英寸宽的槽口，每道槽口的中间都系上了一根细皮带，细皮带又与索带相连。但这还不够，细皮带的上下两方还有丝线缠绕，丝线就规规矩矩地缠绕在槽口内，细皮带的上方和下方。查尔斯满心赞赏地用手指去抚摸丝线。得有多么熟练的手法才能完成这

样的制作，可它的用意是什么呢？

“这是用来干吗的？”

卢克伸出手去鉴定丝线缠绕的工艺：“是为了防止索带下滑吗？”

威尔耸了耸肩：“我还在试验，目前为止还没有滑动过。”

直到今天，男孩们才知道这世间竟然存在如此完美的弹弓。他们总以为弹弓的优劣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弹弓不过是偶然加运气的产物。用弹弓射击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十有八九是射不中的。可威尔的弹弓毫无运气的成分，它完全是被精心设计而完成的人造品。

卢克试了试细皮带的弹性，确实弹性十足，但他还是忍不住要为此副令人艳羡的弹弓添点什么。他往手指上吐了点唾沫，再将唾沫细致地抹到皮带上。

威尔终于找到合适的子弹，而那只鸟竟然还停留在原位。他拿回了自己的弹弓，上好子弹。射弹弓是他的强项，眼准手稳不说，他还勤于练习。

可目标实在太远了。

男孩们的注意力从弹弓转移到目标上来，他们咧嘴笑着，再摇摇头。威尔的牛皮吹得太大了，连他自己也几乎要和同伴们一样笑起来了。然而他积聚了十年的观测力和爆发力此刻在他的体内膨胀、凝结，让他一时间变聋了，聋得听不见同伴们的嘈杂声。

他一边目测子弹与目标之间难以企及的弧线距离，一边在脑子里完成计算、校准和下发指令的工作。指令是下发给他身体的各部位：双脚移动，重心下沉，腿部、背部和肩部的肌肉做出配合，握弹弓的手指微调，双手测试弹弓的力度。威尔向后拉紧了索带。

就在发射子弹的一瞬间，不，就在发射之前那后悔也来不及的一秒钟，威尔体验到一种完美。那是人、弹弓和子弹的融合，大脑、眼睛和身体的聚焦。他有了十足的把握，子弹也不失时机地飞了出去。

子弹沿着预计的轨迹飞行了很久，或者说，它看起来飞了很久。久得让威尔有足够的时间来祈祷鸟儿挥动翅膀飞离树枝。真是这样的话，子弹就会扑空掉到地上，鸟儿就会在天上不近人情地奚落他们。

但那只黑鸟一动不动。

子弹达到飞行的最高点之后开始下落。男孩们屏住了呼吸，威尔也一样，整个世界如静止了一般，只有子弹在移动。

还有时间，威尔想。我可以吼一声，把小鸟吓跑。但他始终张不开嘴，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凝固不动了。

子弹终于完成了飞行。

黑鸟应声落下。

男孩们盯着空荡荡的树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子弹射中了吗？不可能啊！可他们亲眼看到啦。于是三只脑袋齐刷刷地转向威尔，威尔仍然死盯着那根树枝，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沉默被弗雷德的吼声打破。三个男孩快速地奔向那棵树。卢克跌跌撞撞，一如既往地落在后面。威尔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也撒腿开跑。等威尔赶到的时候，其他人已经蹲在树下了。他们腾腾挪挪，给威尔留出了地方。

看吧，草地上，就是那只鸟。一只风鸦，雏鸟，嘴还是黑色的。

此事确定无疑了，他真的射中了。

他感觉有某种东西在自己的胸腔内移动，好像是一枚器官被摘除之后被某种异物填补了空缺。他的体内升腾出一股情愫，他从未发现过的情愫。它从胸腔渗入静脉，逐渐抵达四肢，又在颅腔内膨胀，包裹了耳朵，压抑了喉咙，最后凝结在脚上和手上。他无法形容这股情愫，只能保持缄默，然而他分明感觉到它从此生了根、落了户。

“我们可以把它埋了，”查尔斯提议，“举行一个葬礼。”

用仪式来纪念这个特殊事件是个不错的主意。可具体怎么做，

大家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只是在哄笑打闹。这时，卢克捏住鸟儿的一只翅膀尖，轻轻地把翅膀张开。一束阳光穿透树阴投射在鸟儿身上，令黑色的鸟羽突然有了魔力。那黑色不再是黑色，成了浓重的蓝、紫和绿。色彩也丧失了原有的特性，它闪烁不定、熠熠生辉，生动逼真的效果令人眼花缭乱。有好一阵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怀疑那只鸟并没有死。可它的确死了，毋庸置疑。

其他三个人一边嘀咕一边转头去看威尔，这份魔力也是他的功劳。

卢克斗胆把鸟儿拾了起来。

“看招！”

他把死鸟往弗雷德和查尔斯的身上扔，吓得他们往后一退，惊呼之后又宽慰地大笑。威尔没有受此惊吓。之后弗雷德又玩起了死鸟，摆弄翅膀，做出飞翔的姿态，还兴致勃勃地模仿叽叽喳喳的鸟叫。威尔笑得很无力，内心的不安折腾得他肺力不济。

弗雷德很快发现软不拉垮的死鸟不好玩了。其他人也发现了，摇摇晃晃的鸟头、凌乱的羽毛让人看了恶心。弗雷德赶紧把它扔了。

现在没有人还记得葬礼的事情，男孩们把注意力转向了那颗神奇的子弹。那颗子弹可是个宝啊。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搜寻，把圆石头挨个捡了个遍。

“太大了。”异口同声。

“颜色不对。”

“不该有那个痕迹，你看。”

子弹是找不到了。完成使命之后，它就回归平庸，随便往哪里一躺便无从辨识了。

不管怎么说，真正厉害的不是石头，而是威尔。查尔斯这么一说，竟破天荒地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同伴们把整件事说了又说，讲了又讲，还有模有样地相互演示。他们用自己比画出的弹弓射死了一群又一群想象中的风鸦。

威尔从旁配合他们。任何一个年仅十岁的小英雄都会像他一样做出过分捉弄和推搡的姿态。他面带微笑，心里却五味杂陈，自豪感、羞愧与罪恶感交织在一起。他咧开嘴，又不自信地闭上。

夕阳西沉，气温开始下降。听见秋天来临的脚步，男孩们的肚子也咕咕叫了。是该回家的时候了，大家就此分开吧。

威尔走上一段土坡，突然发觉有点不对劲。他回过头去看刚才鸟儿被射中的地方，他们离开仅几分钟的时间，就有大量的风鸦飞过去了。风鸦在那棵橡树的上空盘旋，约摸有十五到二十只。更多的风鸦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一股股黑色的暗流最终形成了一片黑色的海洋。鸟儿们纷纷落下，栖息在橡树的树枝上。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聚会总是伴随飞沙走石般的鸟叫声，好像鸟儿们把叫声当作石子儿抛给对方。可这一次完全不同，它们保持着刻意的沉默。

每一根树枝上的每一只鸟都朝着威尔的方向看去。

威尔赶紧跳下土坡，飞一般地往家跑，跑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快。直到他抓到家的门把手时，他才敢回头看一眼。背后是空荡荡的一片天，借着暗淡的光线，他无法辩清远处的橡树枝上到底是风鸦还是树叶。也许他只是看错了，以为自己被那么多双眼睛盯上了。

此时，他又以为自己的一个同伴回到了那棵橡树底下，有一个男孩站在他刚才站过的位置。但这个男孩个子比查尔斯矮，身材比弗雷德苗条，也没有卢克的一头红发。另外，也许是光影的效果，他看起来穿着一身黑服。

一眨眼的工夫，那男孩就消失了。兴许他正穿过树林往家走。

威尔拧开门锁，走了进去。

“你怎么了？”他的母亲问道。

当天晚上，威尔很安静，他的母亲觉得他脸色不好。可她什么也问不出来，只能安慰自己说儿子已经长大了，需要有点个人隐私。

“想想看，还有一周的时间，你就要和查尔斯一起去上学了。”

母亲给他盛汤的时候，他悄悄依偎在她的身上；母亲伸手抱他的时候，他不愿母亲撒手，根本没有要以十岁小大人自居的意思。难道这个大大咧咧的男孩害怕离开母亲前往牛津求学吗？尽管当晚的气温不算很低，母亲还是给儿子暖了床铺，留下了烛灯。一小时之后，她去亲吻儿子，站在床边端详他熟睡的脸。多么苍白的一张脸！他真是她的儿子吗？他们都变得太快了。

才十岁，我就要失去他了，她想。但很快，她意识到，也许我已经失去他了。

第二天，威尔发起了高烧。有三四天的时间，他都躺在床上被母亲照料着。他的血液逐渐热乎起来；他出着汗，疼得哇哇叫。他以十年以来积攒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了一项个人最伟大的创举：忘记。

结果他大获成功。

风鸦是再熟悉不过的生灵，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它，就不这么想了。

它华丽的羽衣是造物主最奢华的作品之一。正如男孩们那天所见，风鸦的羽毛能闪耀出孔雀羽毛的光泽，但风鸦的体内并没有任何蓝、紫或绿的色素。它的背部和头部黑得犹如缎面，而它的正面和靠近脚的部位则黑得柔和、深沉，有丝绒的质感。单纯的黑根本不足以形容它，它比黑更丰富多彩。它拥有其他生灵难以媲美的流彩四溢的黑。他展现了黑的精华。

那么，如此绚烂的色彩从何而来呢？

可以说，风鸦有点像魔术师。它黑色的羽毛能制造出炫目的光学效果。

“啊哈！”你以为自己明白了，“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

事实远不止如此。风鸦可不是站在舞台上变戏法的人，戴一顶机关重重的帽子就能糊弄你的眼睛。它的手法刚好相反，非要展示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奇观。问问你的眼睛：光是什么颜色？它们无法作答。风鸦却能告诉你答案。它捕捉一束阳光，把光分成几缕，自己吸收一部分，再将剩下的部分用来制造奇妙的光学景观。它能向你展示光的本质，而你自己的眼睛却无能为力。

这样夺人眼球的展示并非它隐藏在羽毛之间的唯一绝技。有少数人曾亲眼目睹如此罕见的奇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一只风鸦迎着太阳飞翔，它周身的黑羽竟变成了洁净的雪白，白得如明镜般耀眼。

你也许会问，如此美丽又会变幻面貌的风鸦，它为何只出现在田间地头，以啄食幼虫为生？为何这样高等的生灵不被王公贵族宠爱，住进镀金的鸟笼，从银盘子里接受优雅仆从投放的美食？为何

它们宁可与母牛为伍，而放弃独角兽、狮身鹰首兽和猛龙这样更般配的小伙伴？

答案就是，风鸦的率性而为。它想找人类解闷的时候，就会去找喝醉酒的诗人或急红眼的小老太太，而不会找戴着头冠的花样少女。它要是能消受的话，它倒是愿意尝尝龙肝或独角兽舌头的滋味；当然，送上门的狮身鹰首兽，它也不介意咬上一口。

有不少集合名词可用于风鸦。在某些地方，人们会说一“教区”的风鸦。

目录

1	第一部分
111	第二部分
255	第三部分
262	资料来源
263	鸣谢

第一部分

事实上，风鸦的所见远超出我们所了解的范畴，
它的所闻、所想也同样如此。

——《鸟类生活与鸟类知识》，
波斯韦尔·史密斯牧师

每周一至周六，伯福德路附近的地方都回荡着贝尔曼家族工厂的轰鸣声，几乎是各种噪声的集合：咔嗒咔嗒，轰隆隆，叮叮当当，噼里啪啦。飞梭只占据其中最小的部分，它们来来回回穿行的场面固然热闹，但它们的动力来源于水车，而温德拉什河推动水车时发出的怒吼更为震撼。这样的轰鸣声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即使工厂下班，飞梭被卸下闲置，水车也停止运转，工人们的耳鼓里依然轰鸣不止。轰鸣声一直伴随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屋，夜晚爬上自己的床铺，甚至常常彻夜回响在他们的梦乡。

鸟儿，还有其他的小动物，都对工厂避而远之，至少在工作日不会靠近。唯有风鸦胆敢飞过去，似乎还挺享受那里的噪声，不妨再把它们沙哑的嗓音加进去。

今天是周日，工厂一片宁静。在温德拉什河的另一边，一条大街上，人类正在制造另一种噪声。

一只风鸦——或者一只乌鸦，二者很难区别——泰然自若地停在教堂的屋顶上，正歪着脑袋倾听。

力量之精魂，
且留驻我心，
赐自由之荣耀，
绝悲惧、罪恶之束缚。

在唱这首赞美诗的第一小节的时候，会众完全没有找到调子，凌乱得像一群市集上的羊。有些人把唱歌当作一场以音量取胜的比赛；有些人为了做更要紧的事情巴不得马上唱完；还有些人，生怕唱快了调子，故意拖后一个音符。就在这些演唱者的旁边和身后，